

中外名家传世名作

同题散文

王冠 沉重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相似中的差异

——序《中外名家传世名作·同题散文》

张颐武

人会在某个岔路口与他人相遇，在偶然中找到沟通与了解的机会。生命中会有许多不可预见、无法追求的奇遇，这些奇遇会带给你惊奇、感动和欣悦，会让你越过那些狭小的界限和阻隔，拓展精神的空间。这种奇遇不仅可以启迪人生，也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挑战与困难时有一份豁达和自如。奇遇乃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它不是刻意寻求的结果，而是来自一种宿命的力量，一种冥冥中不可了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存在却也会影响人的一生。

看到这本由王冠、沉重编选的《中外名家传世名作·同题散文》，我正有一种突然进入某种奇遇的惊奇与欣幸。这的确是一本别出心裁的书，也是一个自出机杼的构想：将那些文化背景、精神取向、时空距离都不同的作家的同题散文置于一编，让我们了解这些作家对一个共同话题的不同的思考、探索，正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事情。这是一场精神的盛会，它足以让我们感到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人生际遇的碰撞与对话。这的确是一桩奇遇。

这个奇遇来自两个不同的侧面：

一是这些散文所涉及的话题领域。

本集中的第一类基本主题是关于人生命运的沉思与追问。这些主题都是人们既无法摆脱，又经常困惑的人生大关节、大问题。像“爱”、“美”、“梦”、“时间”、“记忆”之类，均是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本身中引发出来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执着如厉鬼、纠缠如毒蛇，在我们的人生中占据着巨大的位置。它既是人生本身经常遇到的命题，又是穿越时空的永恒命题，不断激发人们的情感与理智的波澜。这些“大题”的出现，当然会使此书的分量显得十分厚重。这些问题似乎乃是人生的无解之谜，“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些大命题、大关节正是诸多困惑、烦恼的起点和归宿。它的奇妙之处，是它对于中西古今的不同的人们所构成的共同的挑战。它们看起来均是极度抽象、高度概括性的命题，但又都是如此具体地体现于我们的语言/生存之中。不同的作家处理这些共同命题时所遇到的状况，所凝结的想像力，都会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积淀，它构成了一种新的可能，一种向阅读敞开的可能。

本集中的另一类主题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情感或生命自身成长历程的，“诸如“母亲”、“父亲”、“儿女”、“童年”、“老年”、“中年”、“乡愁”等。这些命题更为具体，也更为亲切，它们都可以唤醒我们的感情，都可以让我们对于个人的生活产生许多回忆与联想。它们将我们置于一个“自我”身份的追寻者的位置上，让我们获得一种真正的灵魂的触动。这种触动乃是由这些作家袒露的个人的生命史的断片，正可以让我们回想自己的生命史，获得一种感情的认同。从这些作家对于人间亲情的真的寻觅与表达之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种人的情感与精神的呈现。

本集中的第三类题目，乃是对于自然本身的关切。不同的人观察共同的自然现象，面对诸如“落叶”、“绿”、“蔷薇”、“一品红”、“雾”、“雨”、“雪”、“闪电”、“黄昏”、“秋”、“冬”、“星”、“海”等自然界的万物，作家观物思人，由大自然引发出对人生及

世界的看法，这正是一种艺术的敏锐。这种敏锐足以让我们在观物之时更富于诗意和感情。

以上“哲思”、“亲情”、“自然”三大主题，足以涵盖人生的众多侧面，而作家们为创造想象所构成的“相似中的差异”，更是令人惊叹。这些大不相同的作家在面对共同命题时的不同心态、不同选择乃至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足以让我们留恋，也让我们获得一种直击式的比较。这种比较既是让这些散文大家们充分显现他们的匠心、创造力、想像力，又使得他们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传统、价值取向得以完全呈露。在这里让他们对同一主题发言之时，已将这些作家各有千秋的写作特点显示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借鉴、学习、研究、欣赏的机会。我们等于看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大师们在同一个题目上各显所长，各自袒露自身的心灵境界和情感轨迹。这是何等有趣，又是何等难得的奇遇！它让我们有了和不同的灵魂对话的机会，也有了中西古今的大师们之间相互对话的机遇。这种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观照及其所引发的对话，无疑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幅地图，它未必能标定一切，但却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参照。

这个奇遇的第二个侧面，则是它对于当下的独特的启迪意义。

这是一个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在信息与资本的无穷尽的流通之中，如何寻找某种精神与情感的归属的问题。在这个 Internet、VCD、高保真音响、家庭影院到处流行的时代里，似乎那种传统的情感和思绪已被当下的无穷尽的符号与欲望的涌流所淹没，而文字文化渊远流长的魅力似乎已被图像、声音的海洋所淹没。古老的情感与主题无疑面对着严重的危机与挑战。无论是“哲思”、“亲情”或“自然”都面临着众多的困局。传统的哲理被“解构”的浪潮所冲击，古老的亲情也早已为后工业的技术变革及文化变迁所威胁，而我们所热爱的“自然”，更是在

一方面受到摧毁之时，另一方面却也被化为一种商品。新的全球空间中到处是无限度的“类像”。商品以其璀璨艳丽的光芒淹没了现代及传统的“灵氛”。当下的消费化浪潮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却独独使得这本书中的那些情感面临一种新语境的挑战。这挑战当然并不像某些悲观者所认定的乃是人类情感的危机或死亡，而是这种情感已转变了其表征。在这种转变之中，重温这本书中的那些优美的经典，一方面使我们可以重新体验文字文化的独特的美感与魅力，重温那些坚实而古老的情感所具有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面对未来的创造变得更加有力。在这里，风格或时尚有流行或过时之分，但情感或创造却能够跨越时空。这些留在这里的文字，多数都是经历过磨洗足以打动我们的作品，它们可以让一种对话的乐趣不断出现在我们中间，可以打破当下紧张而充满困扰的日常生活的局限，在想象、创造和文化的魅力中沉醉，可以让诗意、激情和想象展翅飞翔。

这本独特的散文集留下了许多足以让我们自己去填补的空间，这些空间能够使我们延续那些情感，发展那些情感，赋予当下的人生以语言的光芒。阅读这本书是一个新的体验，它让你发现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灵氛”，找到压力与忙碌之中宁静的绿洲。这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的话是多余的，而这本书本身已经是完整的。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次奇遇。

1998年2月3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梦	〔俄国〕屠格涅夫 (1)
梦	〔苏联〕别尔戈利茨 (3)
梦	〔法国〕普鲁斯特 (7)
梦	冰 心 (10)
美	〔苏联〕邦达列夫 (12)
美	〔美国〕爱默生 (13)
美	〔黎巴嫩〕纪伯伦 (19)
美	曹明华 (21)
爱	〔美国〕爱默生 (25)
爱	〔英国〕劳伦斯 (33)
爱	〔智利〕聂鲁达 (39)
童年	李健吾 (40)
童年	方 敬 (41)
童年	〔坦桑尼亚〕夏巴尼 (44)
童年	〔中国台湾〕林语堂 (45)
中年	梁实秋 (52)
中年	方英文 (54)
老年	曾 卓 (57)

老年	〔法国〕 莫洛亚 (61)
老人	何其芳 (71)
老人	王统照 (76)
老人	〔德国〕 里克特 (81)
母亲	徐懋庸 (83)
母亲	碧 野 (88)
母亲	石评梅 (93)
母亲	贾平凹 (101)
我的母亲	老 舍 (105)
我的母亲	胡 适 (110)
我的母亲	邹韬奋 (114)
父亲	冯亦代 (119)
父亲	鲁 彦 (126)
父亲	姜冰冰 (127)
儿女	朱自清 (135)
儿女	王了一 (141)
乡愁	〔英国〕 劳伦斯 (144)
乡愁	倪貽德 (152)
乡愁	叶灵凤 (154)
热爱生命	〔法国〕 蒙 田 (157)
热爱生命	石大璞 (158)
记忆	风 子 (160)
记忆	韩少华 (163)
笑	冰 心 (166)
笑	高士其 (167)

时间	沈从文 (170)
时间	〔南斯拉夫〕 伍里采维奇 (172)
时钟	〔法国〕 波德莱尔 (174)
时钟	〔苏联〕 高尔基 (175)
匆匆	朱自清 (181)
匆匆	张 洁 (182)
歌声	朱自清 (185)
歌声	吴伯箫 (186)
歌声	以 群 (190)
同志	刘白羽 (193)
同志	〔苏联〕 高尔基 (197)
新年试笔	冰 心 (204)
新年试笔	阿 英 (206)
杂感	鲁 迅 (208)
杂感	戴厚英 (210)
节日	〔苏联〕 别洛夫 (212)
节日	〔法国〕 瓦莱斯 (216)
家书	傅 雷 (219)
家书	杨 逵 (220)
家书	〔俄国〕 赫尔岑 (222)
家书	〔美国〕 海明威 (224)
废墟	余秋雨 (229)
废墟	〔印度〕 辛 赫 (23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23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246)
山	〔中国台湾〕郭 枫 (253)
山	〔美国〕福克纳 (258)
水	刘北汜 (260)
水	〔法国〕蓬 热 (265)
山水	李广田 (267)
山水	李 黎 (271)
三峡	余秋雨 (274)
三峡	王 蒙 (280)
罗马	朱自清 (284)
罗马	刘白羽 (291)
威尼斯	朱自清 (299)
威尼斯	〔捷克〕怡佩克 (303)
静	贾平凹 (307)
静	〔苏联〕蒲 宁 (309)
绿	朱自清 (315)
绿	刘白羽 (317)
绿	〔中国台湾〕郭 枫 (320)
蔷薇	〔英国〕史密斯 (322)
蔷薇	蓝 曼 (325)
一品红	袁 鹰 (326)
一品红	马南邨 (328)
老树	〔中国香港〕涂陶然 (331)
老树	雪 迪 (332)

落叶	王 蒙 (334)
落叶	李 怡 (336)
落叶	〔日本〕岛崎藤村 (337)
落叶	柯 蓝 (340)
海	吴伯箫 (341)
海	〔法国〕普鲁斯特 (344)
海	〔法国〕普鲁斯特 (346)
海燕	郑振铎 (347)
海燕	〔苏联〕高尔基 (349)
鹰之歌	丽 尼 (351)
鹰之歌	〔苏联〕高尔基 (354)
马	吴伯箫 (360)
马	〔法国〕布 封 (364)
龙	巴 金 (368)
龙	〔中国台湾〕龙应台 (373)
猪	梁实秋 (376)
猪	〔法国〕列那尔 (379)
雾	〔苏联〕蒲 宁 (380)
雾	茅 盾 (386)
雨	刘半农 (388)
雨	楼适夷 (389)
雨	〔中国台湾〕张秀亚 (390)
雨	〔意大利〕拉法埃莱 (392)
雨天	〔印度〕泰戈尔 (394)
雨天	〔德国〕黑 塞 (395)

春雨	韦素园 (398)
春雨	梁遇春 (402)
听雨	〔中国台湾〕 缪正西 (405)
听雨	骆晓戈 (408)
雪	鲁 迅 (410)
雪	梁实秋 (411)
雪	鲁 彦 (414)
北风	杨 刚 (418)
北风	〔泰国〕 司马攻 (420)
闪电	〔法国〕 兰 波 (421)
闪电	〔苏联〕 巴乌斯托夫斯基 (422)
黎明	〔法国〕 兰 波 (427)
黎明	〔南斯拉夫〕 伍里采维奇 (428)
黄昏	季羡林 (430)
黄昏	何其芳 (434)
黄昏	〔中国台湾〕 张秀亚 (435)
夜	〔瑞士〕 瓦尔泽 (437)
夜	〔日本〕 德富芦花 (438)
秋夜	鲁 迅 (440)
秋夜	丽 尼 (442)
秋夜	巴 金 (444)
月	巴 金 (447)
月	〔法国〕 波特莱尔 (448)
星	〔中国台湾〕 阿 垅 (450)

星	〔中国台湾〕 许达然 (451)
星	巴 金 (453)
春天	〔日本〕 井上靖 (454)
春天	〔中国台湾〕 郭 枫 (458)
春天	〔日本〕 川端康成 (461)
春愁	郁达夫 (462)
春愁	〔中国台湾〕 庄 因 (463)
秋	丰子恺 (467)
秋	〔中国台湾〕 张秀亚 (470)
秋	〔中国香港〕 吴令湄 (472)
秋	〔法国〕 马拉美 (473)
冬	郑伯奇 (475)
冬	邹静之 (478)
桥	郭 风 (481)
桥	唐 弢 (482)
桥	〔中国香港〕 曾敏之 (486)
影子	雪 迪 (491)
影子	〔波兰〕 普鲁斯 (492)
影子	〔智利〕 多诺索 (495)
背影	朱自清 (500)
背影	张承志 (502)
背影	〔中国台湾〕 三 毛 (506)
后记	(515)

梦

〔俄国〕 屠格涅夫

我梦见：我走在一片广阔的、光秃秃的草原上，四处散布着一些巨大的、棱角突兀的岩石，头顶上是黑压压的低沉的天空。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盘绕在巨石丛中……我沿这条小路走去，自己并不知道往哪儿走，为什么……

忽然，在我前面，在小路细细的线条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仿佛是一小团轻云薄雾……我便盯住它：这一小团云雾一下子变成了个女人，亭亭玉立，身材修长，穿一身白衣裙，腰间围一圈狭狭的、亮光灿灿的带子……她脚步敏捷，急匆匆离我而去。

我没看见她的脸，甚至没看见她的头发：它们被一层水浪般飘动着的轻纱遮盖着，然而我的一颗心整个儿随她而去了。我觉得她非常美丽、亲切、可爱……我务必要追上她，想要看一眼她的脸……她的眼睛……我想看见，我必须看见这双眼睛。

但是，不管我怎样急急地追赶，她的动作总比我更敏捷。我无法追上她。

而这时出现了一块平平的宽大的石板，它横在小路上……阻拦了她的去路。女人停住了……我便跑过去，由于快乐和期待而战栗着……心中不无惧怕。

我一言未发……而她默默地向我转过身来。

我还是没看见她的眼睛。这双眼睛是紧闭着的。

她面色雪白……白得像她的衣衫一样；两只裸露的手臂一动不动地垂下，她全身上下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这女人整个的躯体，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好像是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她缓缓地、连一条肢体也没有弯一下，便向后仰去，躺在那块平整的石板上，而我也并排躺在她的身边，仰面朝天，全身挺直，像坟墓上的石刻像一样，我的两只手祈祷似的抵在胸前，这时我感觉到，我也变成了石头。

过了一小会儿……这女人突然抬起身来走开了。

我想奔去追她，但是我动弹不得，两只叠放着的手也无法分开，只能随她望去，目光中流露出说不出的懊恼。

这时她出我意料地回转身来，于是我看见了一双长在一张生动活跃、神色变幻的面庞上的，明亮的，光辉闪耀的眼睛。她把这双眼睛凝注在我身上，同时笑了，只用她的唇在笑……没有声音。“站起来，”她说，“上我这儿来。”

可是我依然不能动弹。

这时她再次笑了笑，便迅速地走远，快活地点着头，在她的头顶上，突然间，一只用小朵玫瑰花编织的花冠鲜亮地发出红光。

而我依旧不能动弹，不能言语，躺在我坟墓的石板上。

(智 量 译)

梦

〔苏联〕 别尔戈利茨

每个人大概都做过一个最心爱的、最幸福的、一生中反复出现的梦吧。它召唤不来，也无法勉强它来：它想来的时候自己就来了。它能一消失就好多年，但以后必定再来，并慷慨地赋予你同样的欢乐。

我也做过这样的梦：梦见童年居住过的城市乌格利奇。1918年父亲到遥远的南方打白匪去了，母亲带着妹妹和我从彼得格勒来到这里，住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我们住过各种寓所，有时在这条街，有时在那条街，但是根据市公社发给我们的住房证，我们在博戈亚夫连斯克修女院的禅房里住的时间最长，这是我们在乌格利奇最后的住处。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修道院围墙的尽头，在最偏僻的地方，靠近林木繁茂的小花园，俯瞰着被高大的菩提树浓荫遮掩的一湾深水塘。上学时，我们有时不走大街，而是在修女院宽厚的石墙内穿过阴暗的树丛走廊。沿着这条走廊走是很怕人的，但是在冰雪解冻的时候不至浸湿毡靴。学校也在修女院里，设在另一头的一座红砖楼房里，过去这座楼房称做“内室”，正对着高大的白色教堂。这座教堂有五个蓝色的圆顶，上面满布着硕大的金色五星。

我们在禅房里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特别是1920年的冬天……啊，那是多么漫长而寒冷的夜晚啊，那昏暗的油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那近旁修女院吼叫般的恐怖的钟声，那时刻萦绕心

头的对彼得格勒的刻骨思念！妈妈说，她带我们离开彼得格勒是怕我们饿死在那里；但是我们记得，两年前在彼得格勒我们吃得比现在好，那时候甚至常有香肠，我们的餐厅里还点着一盏带灯罩的吊灯。我们想起这盏灯，就像回忆我们喜欢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我们总觉得，现在彼得格勒仍旧点亮着这盏灯，尽管妈妈说，爷爷奶奶和保姆阿夫多季娅也早都坐在油灯下吃饭了，而且吃得比我们还差：我们好赖有豆饼吃，常常有鲑鱼，还有很多燕麦麸皮，可以熬燕麦粥吃，可是那里呢……她不说了。然而若说所有一切大城市，特别是心爱的彼得格勒，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禅房一样挨饿、受冻和阴暗，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相信的。不，彼得格勒我们家那盏灯大概还在亮着……妈妈每天晚上去我们学校的扫盲班工作，老太太们在那儿像小孩似地读书认字，我们便独自留在家里，反锁在寒冷的拱顶禅房里。钟声乱响，令人胆颤心惊，半圆形的窗户黑幽幽的，近旁是一片墓地，那里有许多长老的坟墓。在我们学校当工友的修女们说，长老们有时不知为何“从墓穴里站起来”，假使没有杜齐克——这年冬天跟上我们的一条饥饿的大黄狗的话，那真太可怕了。幸而我们说服了妈妈，把狗带回禅房。我们偷偷地同它分我们那少得可怜的食物；它以对我们深厚的爱作为报答，寸步不离地保护我们。我们裹着被子做功课，把臭味难闻的油灯放到书跟前；由于害怕把油灯吹灭，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母亲从她的备用火柴里只给我们留下一根以防万一）。杜齐克正对门口坐着，雄赳赳地竖起两只三角形的黄棕色的耳朵，仿佛时刻准备着，一旦长老们从墓穴里站起，闯进门来，便立即向他们扑去。

有一次，穆斯卡还是长叹了一口气，把油灯吹灭了。唯一的一根火柴在我手里折断了，火柴头当然也找不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把我们吓呆了。

“现在我们要死了，”穆斯卡嗓音低沉地说。

“不要紧，”我小声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这是晚祷的钟声，就是说，扫盲班已经下课了，因为老太太们要去做晚祷……”

其实我比妹妹更害怕。

杜齐克走到我们跟前，把爪子放在我的膝盖上，煞有介事地舔我们的脸。它的舌头粗粗拉拉，热热乎乎，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它就像家里的长兄。

“春天快来啦，”我说。“我们又可以到森林去……参加义务劳动……给药房采铃兰，给发电站采松球。您愿意到森林去吗，穆斯卡？”

“我想回彼得格勒，”她回答说，声音仍旧那么凄楚，那么低沉。

“这全是高尔察克害的，”我解释说，“我们上课时讲了！饥饿，一切一切……”

于是一阵甜丝丝的仇恨的痉挛涌塞住我的喉头。

我们都不说话了。禅房里已经不像刚刚吹灭油灯、折断火柴时那样漆黑了，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出火炕的轮廓、床上的枕头、盛水的木桶；那时半圆形的窗户奇妙地变得光亮了，在禅房里洒下一片洁白而又凄凉的严冬的月光。

就这样，我们和杜齐克在一块，熬过严冬，迎来了伏尔加河畔可爱的春天。我们等着爸爸，盼望战争结束，重返彼得格勒，回到亲人身边，那里有面包，有那盏明亮的吊灯。

……于是，这童年时代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苦难忧患的生活，这间禅房，这长着浓密茂盛的菩提树的修女院的一角，主要是学校对面那座高大的、五个拱顶的白色教堂——所有这一切，在三十年代，当我风华正茂之年，就不知为什么常常进入我的梦境，成为我梦想中最纯洁的幸福之乡，成为我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地方。

我梦见我来到乌格利奇，走在一条青草如茵、漫长而宽阔的